

权力交锋你争我斗，官场沉浮你死我活
本书向你呈现一幅大明官场惊心动魄
权力斗争的历史画卷

杨浩◎著

长篇历史小说

大明 权臣

能官不专，好官不庸，身为权臣，
为建功立业，废寝忘食；
君王如虎，同僚似狼，宦海风险，
能名垂青史，万古流芳

为人正直，十有九和，结交探察使周新，他胆识过人，令天子朱高煦大为欣赏，引为贴身心腹。他运筹帷幄，杀伐决断，设计诛杀逆臣，平叛篡位，谋逆汉王朱高煦，通向权力巅峰的，道路危机四伏。


澎湃的时代大潮中，一个叫做王贤的年轻人，掀起了滔天的巨浪。王贤虽为官府小吏，却胸不掩云，壮志凌云。他挖线索，布迷局，招黑手，斗权贵。

长篇历史小说

浩◎著



大明
权臣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明权臣 / 杨浩著. 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3. 12
ISBN 978-7-5108-2504-0

I. ①大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8536 号

大明权臣

作 者 杨 浩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 jiuzhoupress. 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 com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24
字 数 35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504-0
定 价 39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 录

第一章

报私仇观察坐实大冤案，救老爹王贤挺身还清白 / 1

河滩惊现不明女尸，岳丈一状告到衙门，说林秀才杀妻害命。陈知县因证据不足断然驳回。岳丈竟一状告到分巡道何观察那里。何观察和陈知县本有私仇，为整倒陈知县，便不分黑白地把案子翻了过来，并趁机把陈知县和数名官吏拖下水。王老爹身为刑房司吏，首当其冲，居然被关进了大牢。面对身处大牢的老爹和一筹莫展的老娘，王贤决定挺身而出，还老爹清白。

第二章

声东击西揪出秀才娘子，水落石出冤情大白天下 / 37

王贤经过仔细勘察，发现很难确定死者就是秀才娘子，可老爹为何一口咬定这具面目全非的不明女尸就是他女儿呢。循着蛛丝马迹，王贤发现秀才娘子的老爹与何员外串通一气，难道秀才娘子仍藏在何员外府内？奈何何员外在富阳县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轻易动他不得。王贤做足文章，让新上任的魏知县唱了一出好戏，成功揪出秀才娘子，出足了风头。

第三章

冤案凶案案中案环环相扣，死局活局局中局偷天换日 / 71

林秀才沉冤昭雪，自然千恩万谢；王老爹出得牢狱，也是悲喜交加。魏知县将这件被刑部定了讞的死罪铁案翻了过来，更是声名鹊起，百姓呼之为魏青天。然

而，那个河滩上的不明女尸到底是什么人？凶手到底是谁？不把真正的杀人凶手逮住，让他逍遥法外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魏知县一心要破这个无头案，司马师爷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得再次去恳求王贤。

第四章

谋私利刁主簿处处刁难，识人才大师爷时时垂爱 / 102

刁主簿是县衙里的第三号人物。自从王贤老爹被下大狱后，他就想乘机给小舅子谋取刑房典吏的位子，不承想师爷觉得王贤对他有用，也惦记着把这个位子给王贤。刁主簿虽然气恼师爷挑战他的权威，但知道师爷背后站着魏知县，便也无可奈何，可你小小的王贤横插一杠子，立马便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，处处刁难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
第五章

忍难忍之事受胯下之辱，躲明枪暗箭给致命一击 / 134

刁主簿与司马师爷一番较劲，各方最终都没有得到刑房典吏的位子。在司马师爷的运作下，王贤到衙门里做了一个小小的书办。然而刁主簿仍然不放过他，竟然将他安排到户房，并暗示李司户给王贤点苦头吃吃。户房李司户是刁主簿的心腹，果然不负重托，使出浑身解数折磨王贤，想把他挤出衙门。无奈王贤忍受胯下之辱，做出“司吏虐我千百遍，我待司吏如初恋”的小受样子。其实，他一直暗中寻找机会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要给他们致命一击。

第六章

顺水推舟清帐变查账，借刀杀人不当出头椽 / 167

李司户变着法子整治王贤，硬是拿出五年前的死账让王贤清查，明摆着故意刁难，要给王贤难堪。不料王贤何等聪明之人，顺水推舟，硬是从一堆死账中发现了李司户中饱私囊的证据。王贤心中盘算，他完全可以凭借这个证据干掉李司户，架空刁主簿，但又觉得时机未到，他不能去做这个出头椽子。万一伤了自己的人品，得不偿失。在这官场之上，人品一旦坏了，你就算赢了眼前，也必定会输了将来。他思前想后，决定要将刀子递给别人，借他人之手将证据递到魏知县手里。

第七章

魏知县当众悬赏擢拔典吏，老甲鱼偃旗息鼓退避三舍 / 198

魏知县将李司户坚决拿下，令刁主簿等人认识了王贤的手段，再不敢去欺负他。秋收到来，魏知县命户房集体下乡收粮，而且当众宣布最快完成任务者擢拔为户房典吏。户房典吏可是肥差，人人都想要，王贤也一样，而且王贤也想显示自己是个能吏干才，今后好能在官场上有所作为。正当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时，却发现刁主簿等人居然偃旗息鼓，纷纷退出竞争。这些老甲鱼们心里清楚，户房典吏虽然是个肥差，但收秋粮却是一个火坑，一不小心就会被烧得尸骨无存。

第八章

动了他的奶酪生员造反，保护我的乌纱进退两难 / 231

魏知县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大张旗鼓地征粮收税，触动了乡绅大佬的利益。按照大明王朝的规定，赋税一直是由乡绅大佬代收代缴的，但是长期以来，乡绅大佬一直采取多收少缴的手段从中渔利，各地方官员虽然心中有数，但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想到这次魏知县让户房集体下乡坐镇收税，一下子触及乡绅大佬的利益。他们哪甘心啊，便暗中撺掇生员大闹县衙。魏知县面对“群情激愤”的生员闹事，浑身发冷，搞不好要丢掉乌纱帽！进退两难之际，王贤为他献上一条锦囊妙计。

第九章

置之死地而后生锦囊妙计，不见棺材不掉泪丧家之犬 / 266

乡绅大佬私下谋划，生员小子大闹滋事，群情汹汹逼宫县衙，本以为魏知县一定会知难而退狼狈逃窜，不料他居然强势反击，摆出一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架势，威胁说要富阳县乡绅大佬长期多收少缴、欺上瞒下、中饱私囊、吮吸民脂民膏的罪行上报朝廷，请朝廷派员来处置！这就是王贤给魏知县献出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计。这一招十分毒辣，假如真的这样做的话，怕是富阳县的乡绅大佬一多半要倾家荡产，坐牢杀头！老狐狸们终于慌神了，一个个如丧家之犬，纷纷求见魏知县，请他这个父母官大慈大悲，高抬贵手，给条活路！

第十章

投桃报李王贤升司户，账实不符挖出大硕鼠 / 300

魏知县绝地反击反败为胜，提拔王贤当了户房司户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王司户的第一把火就烧到了常平仓。常平仓是县里用来储粮备荒的，万一遇到灾荒饥馑，就是百姓的救命粮。然而经过勘验，却发现账实严重不符，粮仓出现巨大亏空。王贤又惊又怒，分明是仓管人员勾结粮商，生生把六千石粮食私吞了。这帮人利令智昏，简直无法无天，连县衙的储备粮也敢贪！面对这群大硕鼠，王贤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屠刀。

第十一章

胡萝卜加大棒敲打粮商，空手道平粮仓悄无声息 / 331

常平仓事发，王贤本想将这些贪得无厌的粮商绳之于法，但思来想去于事无补，要想在富阳这个穷地方一下子变出六千石粮食来填补亏空，谈何容易？若是将事情捅到上面去，还不知道要牵涉多少人，作为户房司户，他也脱不了干系，少不得要丢官罢职。但这个问题不解决，王贤就如坐在火山上，说不定哪天就出事了。于是他心生妙计，一方面胡萝卜加大棒，敲打犯事粮商，让他们出钱出力；一方面紧锣密鼓地安排好戏，把十几个县的粮商全都忽悠到富阳，十天之内，悄无声息地把六千石新粮入了常平仓。他这招无中生有，让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。

第一章 报私仇观察坐实大冤案， 救老爹王贤挺身还清白

河滩惊现不明女尸，岳丈一状告到衙门，说林秀才杀妻害命。陈知县因证据不足断然驳回。岳丈竟一状告到分巡道何观察那里。何观察和陈知县本有私仇，为整倒陈知县，便不分黑白地把案子翻了过来，并趁机把陈知县和数名官吏拖下水。王老爹身为刑房司吏，首当其冲，居然被关进了大牢。面对身处大牢的老爹和一筹莫展的老娘，王贤决定挺身而出，还老爹清白。

秋雨在黎明前停歇，外面鸡鸣天白，他也缓缓睁开眼。

这几天，他一直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——他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不仅样子变了，脑海中还多了份陌生的记忆。直到今天，震惊渐渐变成麻木，他终于接受了这一荒诞不经的现实——自己的灵魂竟回到了六百年前，和一个叫王贤的年轻人的身体融合在一起！

“能活着就是万幸了……”他轻叹一声，庆幸自己大难不死，庆幸自己是个没有妻儿牵挂的孤儿，生活在哪里都没有区别……

想到这，他对自己昔日一身腱子肉，变成现在这副枯瘦如柴、连手指都动弹不得的小身板，也就没什么不满了。

他正寻思着如何去面对“自己”的家人，突然听到外面吱呦一声门响，紧接着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：

“这瘟鸡，天都大亮了还不打鸣！早晚把你炖了！”

这声音，来自一个泼辣的女人，正是王贤的老娘。她训完了鸡，又训起人来，“一群懒种还不滚起来，再睡天就黑了！”

在老娘的喊声中，王贤的大哥王贵赶紧穿衣起床，胡乱抹把脸，便要去做饭。

“你媳妇呢？”老娘正端着簸箩在喂鸡，见是儿子做饭，登时拉下脸。

“翠莲……”

王贵的上眼皮厚厚的、嘴唇也厚厚的，一看就很老实。在老娘面前，更是跟老鼠见了猫似的，闻言缩缩脖子道：“她今天那个不舒服……”

“一个月来十五天的身子……”老娘哼一声，骂道：“骗鬼呢！”

“娘，俺去挑水了。”王贵憨憨地笑笑，拿起竖在墙角的扁担。

“俺、俺，难听死了，跟谁学的！”

老娘又哼一声，喂完了鸡，在围裙上胡乱擦擦手，一只胳膊夹个木盆，一只手提个桶，便往西厢房走去。还不忘吩咐老大：“吃饭之前，把天井扫了。”

“嗯。”王贵乖乖应道。

王贤就住在西厢房，他虽然已经醒了，但还没想好该怎么去面对这家人，尤其是那位愤怒的老娘，决定还是闭眼装昏。

房门被重重推开，头裹青巾的老娘，提着桶、端着盆，啪嗒啪嗒走进来。其实这位母亲长得很秀气，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非常有神，不发作的时候，并不像母老虎。但当她一发作，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立马变得寒光四射，锐利逼人了。

一张利嘴更是能把活人骂得背过气，然后再气活过来。

进屋之后，她第一眼先看儿子，见他还是闭着眼，一动不动，便习惯性地骂道：“兔崽子还不醒，老娘要被你拖累死了！”说着走到床边，掀开被子，给他翻身擦洗，按摩敲打……还把贴身的衣裤给他换了。

说起来，卧床这么久，王贤身上却仍光洁如初，一个褥疮都没有，这在闷热潮湿的江南地区，简直是个奇迹。

虽然已经入秋，但一个瘦小的女人翻动一个十六岁的男子，还是很吃力的。忙活到一半，老娘就已是满头大汗。她一边擦汗一边郁闷地说：“人说嫁汉嫁汉、穿衣吃饭，养儿养儿、防病防老。老娘倒好，上辈子欠你们王家爷们的，给你们当牛做马！”

说完继续给他擦拭腋窝，王贤是个怕痒的，不禁一哆嗦。

老娘登时就激动了，一下蹿到床头。王贤还要装昏，老娘大耳刮子已经啪啪地抽上了……一下下是真打啊，痛得他忍不住龇牙咧嘴。

“王贵，王贵！”老娘看着他脸上生动的表情，满脸惊喜地尖叫起来，“快来呀！”

王贵在外面扫地，听到老娘叫，扔了笤帚就冲进来，蒙头蒙脑地问道：“娘，咋了？”

“你看你弟弟，他醒了！”老娘说着话，翻开王贤的眼皮，便见他眼珠子滴溜溜地转，这下是装也装不了了。

“吴大夫怎么说的来着？”

“吴大夫说……”王贵挠头想了想道，“俺忘了！”

“还不快去请大夫！”老娘最看不惯他这窝囊样，飞起一脚，把大儿子踢出去。

很快，县医学的吴大夫便匆匆赶来，为王贤诊视。王贤既然已经接受了现在的身份，也就借着这个机会“醒”了过来。

其实不用诊视，只要不是瞎子，都能看到王贤缓缓睁开眼了。

全家人彻底松了口气。

小妹银铃一蹦三尺高，围着床大笑大跳，王贵也直抹泪，就连王贵媳妇都很高兴，问吴大夫道：“不用再花钱抓药了吧？”

吴大夫正在喝茶，闻言喷了王贵一脸。

老娘狠狠地瞪了王贵媳妇一眼，对吴大夫道：“她是问啥时候能好利索？”

“这急不得，”吴大夫慢悠悠道，“他身子太虚弱了，我开个补养的方子，吃上一个月看看。”

“啊，还得吃药！”王贵媳妇喜色尽去，大声抱怨道，“他都把家吃空了，还吃！”

“慢慢养不行么？”老娘其实也不舍得再花钱了，她哪还有钱？

“当然可以，”吴大夫捻须道，“但他躺得太久了，身子亏空极大，要是不赶紧调养过来，只怕将来好了，也是个病秧子。”

“那直接给他进补行不？”老娘又问道。

“虚不受补，你现在给他补，要害死他的。”吴大夫摇头晃脑，一脸悲悯地说道，“弟妹，王贤年纪这么轻，不能让他落下病根啊。”

“嗯。”老娘面色一阵阴晴变幻，终是狠狠点头说道，“先生开方吧！”

于是王贵磨墨，吴大夫摊开纸，笔走龙蛇地开出一张方子，吹干了墨迹，递给王贵，“抓药去吧，早吃早好！”

“嗯嗯。”王贵应着声，小心翼翼地将方子接过，又看了一眼老娘。

“把先生送回去，再顺道把药抓了。”老娘叹口气说，“你跟陆员外说一声，先记账，月底一并结。”

“娘，人家药铺都说了不赊给咱了……”看妹妹在给吴大夫收拾药箱，王贵小声对老娘说，“人家说你这人忒没信用，这话都说仨月了，也没见一文钱……”

“你不去缠磨怎么知道？”老娘恼火地从手腕上解下个金镯子，拍在他手里，“把这个押在那，先抓了药再说。”

“嗯嗯。”王贵松了口气。

吴大夫早就收拾好了，一直优哉游哉地喝茶，待娘俩说完了，才起身告辞。

“王贵，去送送先生。”老娘又从腰间摸出一串钱，差不多二十文的样子，递给儿子。

吴大夫见状笑道：“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竟然见着弟妹的钱了。”

“麻烦你那么多回，终于把小二看好了。”老娘大言不惭地说，“这次把诊金一并结清了。”

吴大夫迈步往外走，差点跌倒，回头苦笑：“合着我出诊一次，就值

一文钱？”说着摆手道，“算了算了，我好人做到底，义诊了！”

“那多谢先生了。”老娘也不推让，从儿子手里一把拿回钱，道：“等我家啥时候发达了，也给先生封两包雪花银子。”

“你敢送我还不敢要哩。”吴先生摇头大笑着出门，王贵赶紧送出去。

待王贵送吴先生走了，老娘瞥一眼儿媳问：“你身上不难受了？”

王贵媳妇脸一红，讪讪地道：“还不好，我过来看看还得回去躺着。”便灰溜溜地回屋了。

老娘哼一声，目光又转向儿子，心里又高兴又火大。高兴好理解。火大是因为，她这儿子是从赌坊出来被人打伤的。县里也没破案，最后只能以“赌博争执遭报复”定案。所以在老娘心中，这儿子就是因为赌钱被打的！

对这个游手好闲又好赌博的儿子，老娘早就绝望了。一想到他日后难免故态复萌，害得家里雪上加霜，老娘就气不打一处来。要不是王贤刚刚醒过来，少不了一顿臭骂。

“日后再跟你算账！”老娘把儿子看了又看，最后狠剜一眼，留下银铃照看他，自个回屋干活去了。

许是兴奋后的虚脱，她的脚步有些虚浮，走到门口时，被门槛绊了一下。老娘踢一下门槛，怒道：“早晚锯下来烧柴禾！”

老娘走后，小妹银铃将早晨熬得小米粥，兑了点热水，喂给王贤喝。银铃的性格很像老娘，但毕竟年幼，还不泼辣，只是活泼而已。她一边喂粥，一边叽叽喳喳，讲述王贤昏迷后的情形，免不了数落他的不是。

通过她的话，王贤知道家里虽然境况很不好，但要是没他这一放倒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，欠一屁股债不说，连饭都要吃不上了……想到这，王贤才意识到，方才老娘脚下拌蒜，似乎就是饿得四肢发软所致。

在六百年后，还有“一病返贫”的说法，王贤记得鲁迅家里也是这么败了的，是以对妹妹的话深信不疑，不禁生出老大的愧疚。

“街坊都跟娘说，你肯定醒不了了，拖一天花一天的钱，还得把好人

拖累坏了，还不如早断了利索。也就是娘这样的脾气，认准了的事儿谁也拉不回，要是换了别人家，几个你也死得透透的了！”

“哥，就算我求你了。家里为了给你治病，欠了这么多债。等你好了千万跟那些人断了吧。安生找份工，好么？”小妹说完就灰心了，“算了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，怎么能指望你改呢？”

被个十来岁的小妹妹鄙视成这样，王贤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，哪还好张嘴？

“张嘴啊！”见他拒吃，银铃杏眼圆瞪，“说你两句就想绝食？有骨气就改给我们看，到时候妹妹给你磕头赔罪！”

王贤的脸臊得通红通红。

见他还是不吃，小妹小嘴一扁道：“二哥，你别不懂事了，咱家不是以前了。咱们富阳不出小米，娘用正下蛋的老母鸡才换了这十来斤，我们可一口都没尝过。”

王贤深深一叹，一口口吃完了稀饭，一粒都没浪费。

这时，王贵抓药回来了，老娘正忙着做鞋，见他提着药，登时大喜道：“他们真给了？”

“嗯。”王贵点点头，把药包交给老娘，又从怀里摸出个镯子，递给老娘。

“怎么？”看他那一脸熊样，当娘的啥都明白了，讪讪地笑道：“他们没上当？”

“见是娘拿出来的东西，人家得多长两个心眼，”王贵闷声道，“让个懂行的一看，说是铜的，刷了层金粉。”

“一群睁眼瞎，这明明是真金。”老娘脸不红不臊，把那镀金的镯子套在腕上，不再提这茬，“那你咋抓的药？”

“林家姑娘给她老娘抓药，见我被那些人抢白，便替我垫上了。”王贵老实地回答，“她说这两天还要来看弟弟呢。”

“哼，假惺惺。”老娘骂一声，“她林家害得咱家这么惨，要是敢上门，

我打断她的腿！”

王贵哪敢跟他娘顶嘴，缩缩脖子不说话了。

“还没问，这药到底多少钱一副？”

“一百文……”王贵小声道。

“这么贵？”老娘倒吸一口凉气，擦汗道，“这要吃一个月，把老娘卖了都不够……”

“再想办法吧……”王贵叹口气，“娘，我去看看弟弟。”说完来到西厢房坐了会儿，便心事重重地走了。

中午吃饭时，老娘见王贵媳妇又没出来，知道她又嫌饭难吃了，王家几乎是一天三顿青菜汤泡糙米饭，最多再加点酱蚕豆，确实让人难以下咽……当然你得有的挑才好挑三拣四。老娘和王贵、银铃没得挑，自然吃得一点不剩……

见王贵媳妇还不出来，老娘便将给她盛的一碗饭匀给了儿女：“别浪费了。”

没有人担心王贵媳妇会不会饿着，因为她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买好食，趁着王贵上工，躲在屋里吃独食。

所以见她这会儿还不出来吃饭，一家人便知道，王贵媳妇又吃独食了。但人家花的是自己的嫁妆，又不吃在你眼前，谁也不好说她什么。

老娘先吃完了，便将半个月来偷空趁闲做好的十几双布鞋用包袱包成一包，去集上售卖。今天正好是个集，本来她该上午去的，但让王贤的事儿耽误了……

兄妹俩吃完饭，银铃收拾碗筷，王贵则一脸心事地回屋，妹妹叫他都没听见。

以为哥哥又跟嫂子吵架，银铃也没放在心上，干完家务就端着药碗，去喂王贤吃药。

一大碗药汤快吃完的时候，东厢房突然爆出王贵媳妇的喝骂声。

银铃郁闷地拍拍额头，嘟囔道：“又来了……有本事老娘在家的時候骂呀。”虽然气愤，可她小孩子家家的也没法掺和，只能在那听着。

“好啊，你个王鼻涕，鼻涕了半辈子，终于长本事了！”声音陡然清晰了许多，显然两人的战场从屋里转移到了天井，“竟然学会偷东西了！”

“你说谁偷东西？”如果是泛泛的骂，银铃也就装着没听见，但听嫂子骂大哥是贼，她登时火大，把碗往桌上一搁，冲到门口，质问起大嫂来。

“你自己问他，偷没偷！”王贵媳妇拿着笊帚疙瘩，指着躲在水缸后的王贵，横眉竖目地高声说，“他趁着我睡觉，偷我的首饰，被我抓了现行！”

“两口子之间哪叫偷啊？”见妹妹出来了，王贵满脸通红，讪讪地说，“娘说夫妻一体，你的也是俺的。”

“放屁！那是我的嫁妆！”见王贵狡辩，王贵媳妇愤怒地朝他冲过去，“那是我侯家的财产，跟你王家没关系！”

这婆娘高大有力，让她打上一下，王贵还真吃不消，只好被撵得满院子跑，一边跑一边告饶道：“就算俺借的还不行，回头赚了钱，还你就是了。”

“你偷我首饰干什么，是不是在外头有相好的了？”王贵媳妇愤怒地问。

“别瞎说，”当着妹妹的面，王贵十分尴尬，“怎么可能呢？”

“那倒是，就凭你……”王贵媳妇轻蔑地哼了一声。猛然想起上午他娘俩为王贤的药钱发愁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。原来王贵偷自己的嫁妆，是要去给王贤买药。

这可碰到她的忌讳了。她是王家当年兴旺的时候嫁过来的，门当户对，嫁妆很是丰厚。谁知公公犯事之后，王家很快就衰落了，这让她心里一直憋火，只是摊上个厉害婆婆一直发作不得。

直到婆婆和老公倾家荡产也要给王贤续命时，王贵媳妇终于开始闹别扭，她坚决不同意往活死人身上花钱，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，便是“救活了也是个祸害，还不如让他死了利索！”

久而久之，王贤竟成了她对王家怨念的集合，王贵只要一提弟弟，她就火冒三丈，何况是偷她的钱去给他买药。王贵媳妇这下气疯了，张牙舞爪地扑向王贵道：“王鼻涕，你知道老娘最恨什么，我不跟你过了我！”

王贵自觉理亏，一边喊着：“不敢了，再不敢了！”一边在天井东躲西藏。侯氏整天窝在屋里不动弹，脚下很是没根。你追我赶了好一阵子，她心虚气短一拌蒜，竟狠狠摔在地上，脑袋磕到铁锨上，登时血流满面……

“哎哟，杀人啦……”侯氏痛得七荤八素，又一摸额头，满手是血，没人声地大叫起来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

午饭前，老娘卖光了鞋，给王贤抓了两副药回家，心里十分得意。因为一百文一副的药，硬是被她砍到一百七十文两副。能从陆员外那铁公鸡身上拔毛的高手，这富阳县里怕是一只手都能数过来。

谁知一进门，便看到地上的血迹，老娘顿时大怒：“老娘一不在家，你就翻了天！王贵媳妇，跟我去衙门说理去！”以她多年的经验，定然是王贵那夯货被侯氏打出血了……

“娘……”话音未落，王贵从房里掀帘子出来，小声说，“不是我伤了，是翠莲……”

“吓？”老娘登时神情一松，“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我儿竟然男人一次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王贵这个汗啊，嗫嚅道，“是她追我的时候，自己摔的。”

“我说么……”老娘叹口气，失望道，“狗改不了吃屎。”

把药搁下，她到东厢房里看了一眼，见侯氏脑袋缠得跟个纺锤似的，躺在床上直哼哼。鲜血渗出纱布，看上去确实挺惊人。

侯氏知道她进来，却仗着病不起身，她已经让人通知娘家了，什么事儿等家里人来了再说，省得白挨这个老东西排炮。当年，她不知好歹，竟想跟婆婆掰掰手腕，被婆婆直接骂晕过去了，如今想起来还直打哆嗦……

侯氏这个样子，老娘也没法说什么，她泼辣归泼辣，心里精明得很，知道这种事，自己不能掺和，只能先静观其变。

从王贵房里出来，老娘生火做饭，吃饭刷碗，然后又给王贤推拿一遍，见侯家人还没来，骂了一声：“真磨蹭！”

过晌，侯氏的哥哥和弟弟才来，两人衣着光鲜，趾高气扬，还带着几个长工，轰轰烈烈一大群人。他们家有百亩茶园，还有人在县里当差，面

对王家这样的破落人家，自然大有心理优势。

无奈老娘把闲杂人等都轰了出去，只让侯家兄弟进来。

他俩一进门便捂着鼻子，仿佛在这破院子里站一站，就会污了自个的贵气似的。

看到妹妹躺在床上，要死要活的样子，两人登时火冒三丈，像训孙子似地训斥王贵，只是因为王贵老娘在场，不敢用脏字问候罢了。倒不是他们尊老，而是人的名、树的影，一旦惹火这母老虎，可就不知谁训谁了。

但老娘像转了性似地一声不吭，任由他们把儿子训得晕头转向，阴着脸不知在想什么。

直到训得口干舌燥，两人才停下来，喝口水。人家是自带的紫砂壶，里面用自家的水，泡自家的茶。才问妹妹：“该说的都说了，谅他以后也不敢了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。”

“两个事儿，答应了我就和他过下去，不答应，就散伙。”

侯氏在婆婆的阴影下压抑透了。她整天躲在屋里，那是不敢看婆婆那双冷眼啊！侯氏感觉再这样下去，不出半年自己就要疯了，这次好不容易找到个蹬鼻子上脸的机会，决心趁机改变处境。

“先说说吧。”她哥点头道。

“第一，我要分出去过。王家的东西，我一丝一毫都不要，只要分出去过就行！”

侯氏不敢看婆婆，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终于把心里憋了两年的话说了出来：“第二，他得起个毒誓，分开过后，不许拿钱给他家里人花，不然生儿子没屁眼！”

此言一出，满室安静，老娘笼在袖中的手，已经攥得咯咯直响，却仍没有表示。

“呃，”侯氏她哥觉着这话实在欠妥，忙补救道，“妹妹的意思是，分居不分家。分开过，各花各的钱。这样也好，既然过不到一起，就各过各的，大家都清心。”

顿了一下，侯氏他哥心虚地望着王贵老娘道：“是吧，王大娘？”